

花言峭语

看拔根的人如何重新扎根

纪录片《落地生根》拍了三年多，从2017年春天，一直拍到2020年，又经过三年，在若干影展、电影节露面后，才真正走进院线，和我们见面。六年前的故事，可能已经不算新鲜了，但搁置三年后，拿到所有人面前，却又说明，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给出了某种具有永恒意义的故事。

《落地生根》英文名“Rooting”，和中文名保持了一致，生根，扎根的意思，而纪录片里却是从“拔根”开始的。2017年春天，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沙瓦村，地方和部队的扶贫工作队来到这个地方，要解决这里的贫困问题。这个地方在深山里，可以看见怒江，风景非常秀丽，截止到2009年底，已实现通水、电、路、电话，但并没完全解决这里的贫困问题。

在扶贫工作组进驻的时候，这里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长期的，那就是交通问题，从村子里走出去，到乡上得八公里，到附近的福贡县，得四十公里，这中间，有22公里没有通公路，于是就出现了各种问题，比如村民的电冰箱坏了，但修理冰箱的人，嫌路远且难走且要靠步行，不肯到村子里来，再比如，村民组长李小二的母亲生病躺倒了，需要进城去治病，就得在村里的广播里吆喝，招募村里的青壮年，把老太太抬到有医院的地方去，两人一组，一路不停换班。

还有一个问题是新近发生的，新的农村土地使用政策规定，这个地方属于保护区，居民

不能种植高杆作物，玉米就种不了了，只能种植魔芋、茶叶等等低杆作物，但魔芋运输起来难度很大，于是又回到第一个问题，要解决交通问题，要修路。但问题是，花费一千五百万，为这么一个只有七百人口的小村子修路，有必要么？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关于贫困，关于扶贫，关于减贫，我们看到的影像作品，或者文字作品，都已经不少了，但《落地生根》的好处在于，它是从生态、决策、经济、日常生活等几个地方入手，来具体而微地展示扶贫的过程，前因后果，以及前思后想。

《落地生根》给出了沙瓦村怒族人的日常生活，美丽而荒凉，平静而无猎奇，在这里，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某种共同协作、相互依存的方式生活，种水稻的季节，人们一起下田，有人生病，青壮年一起把病人送去医院。节庆日一起做饭聚餐，晚间坐在火塘边，喝茶和吃爆米花。就这样过了一千年，或者更久。但现在，这种生活可能要被打破了，“一步跨越千年”是建设性的，但也可能是破坏性的。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面临“拔根”的问题。

但面对这样的动荡，沙瓦村人并没有什么犹豫，因为他们没有更多选择，下山，去较为平坦的地方生活，住进安置房，把原有的村庄改建成旅游景点，才能跨越这一千年。尽管他们有点不舍，也有点疑惑，“几十万的房子，说给你就给你了？”但最终还是面带微笑在村民搬迁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在那份大家共同协定的协议书里，如果修路需要征用谁家的地，就

要无条件同意，如果损毁了谁家的作物，或者因为修路损害了村民的其它利益，可以不用补偿。

路修起来了，村民也搬到了比较平缓的区域，甚至生活物资都是统一发放的。“拔根”之后，他们要重新“生根”，他们生根后的生活是怎样的？《落地生根》没有直接给出过多讲述，但却笔锋一荡，从之前埋设的伏笔里，扯出一条线来，说明了“生根”的结果。村子里有个叫“腊八”的孩子，之前在部队扶贫工作组的临时学校学习，学会了不少古诗词，2020年2月3日，六岁的他以梁杰杰的本名，出现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的舞台上。这也是他和他的家人，第一次走出云南。在北京的餐厅里，孩子们吃饭的时候，食物碎屑掉在了地上，几个孩子的母亲，慌乱地打扫着碎屑，打扫着打扫着，突然哭了，“我们的小孩太不会吃了，把地弄脏了。”什么都没说，但已经是千言万语。

《落地生根》的故事在2020年结束，但他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2021年11月，沙瓦村入选云南省2021年度美丽乡村。他们的故乡没有丢失，成为景观是最稳妥的命运，而他们也在拔根之后，重新扎下根来。

韩松落
作家

早闻狄声

《灌篮高手》：青春、梦想与疗愈

《灌篮高手》回来了。自2022年12月在日本首映以来，有关电影版的讨论络绎不绝。如今，它又毫无悬念地点燃了中国本土观众的热情——万人首映的震撼，零点场的喧闹，人们在电影院里相聚，共同奔赴一场属于青春的狂欢。

毫无疑问，《灌篮高手》是80后、90后的青春之书。它最风靡的那些年，几乎每个同学手上都有几册单行本，彼此交换着追看。放学后，学校对面幽暗的小书店总是门庭若市，我们在高高低低的书架前搜寻，然后把积攒下来的零花钱花个干净。

如今回想起来，《灌篮高手》似乎同时完成了许多不同意义上的启蒙。比如对偶像的向往。那些年，不仅湘北篮球队的故事深入人心，陵南、翔阳、海南高中篮球队也各有各的拥趸。除了流川枫，仙道和藤真是大部分女孩都会青睐的角色，而男生们虽然时不时会流露出“你

们不过是看帅哥”的小小嫌弃，却依然诚实地加入追捧的行列。

又比如对篮球的科普，哪怕是当年对体育运动最不感冒的同学，追完动画片也能秒变球迷，进攻、防守、三分球、罚球之类的概念如数家珍。因为大赛里常常有最后一分钟或十几秒的逆转，我们对校园篮球赛上的结果也充满热忱，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呐喊。

还比如，它恰如其分地还原了我们对校园生活的期待：不是只有书山重重，而是有一群一起追梦的伙伴，有敏锐而包容的师长，有让人发自内心欢呼、哭喊的梦想。于是，我们也有意无意地将故事里的细节融入了生活：三井的一句“我想打篮球”是男生们最爱模仿的台词，“眼镜兄”“大猩猩”之类的绰号也有了现实的对应，遇到心宽体胖又温和大度的老师，课后大家还会公开调侃一句“老爹”，彼此心领神会地哈哈大笑。

但要说今天人们聚在一起，只是为了追忆青春，大概也不尽然。正如电影版将主人公换成了当初动画片里着墨有限的宫城良田，人到中年再看《灌篮高手》，那些故事背后未尽的诉说也变得越发清晰：我们中的大部分，都只是普通人，天赋平平，运气一般，在生活的道路上跌跌撞撞，筋疲力尽；但所幸还有青春与梦想，让我们在坎坷中看得见微光，找得到方向。

所以，我更愿意认为，多年后姗姗来迟的电影版，是井上雄彦送给粉丝的一次“充电”，一种疗愈。只有这样一场以弱胜强的逆袭，只有这样属于普通人的视角，才能让你我在大银幕前再次紧张屏息，无限释放心间的梦想与希望，慢慢地红了眼眶。

曾原秋
媒体人

情人看剑

时代姐妹花，抱团自救

没想到电影《爱很美味》开场的校园晚会上，先出来三位走错片场的女生——《小时代》里的时代三妹，谢幕之后才轮到三位女主角登场。既是一种致敬，也相当于亮出一种接棒的态度：真正的时代姐妹花，在这里。

剧版《爱很美味》火过之后，电影版顺势而生，重现三位女性的友谊，片尾喊出的“姐妹同心，其利断金”，虽然早已被滥用，创作者居然还敢端出来，说明对其所表达的女性情谊依然膜拜与笃信。这既来自于三人建构的三角形态稳定性，更来自于她们相处时超强的纠错能力——从少女时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到后

来的“求求你，表扬我”，她们总能在关系濒临恶化时展开集体自救与修复，形成了家庭、情侣、社群所不能及的某种牢固关系。

这种关系是生长在都市丰沃的土壤里的，看上去扎实可信，包括这些人物，都有既体面光鲜、又一言难尽的职业，至少不像近年一些披着行业剧外衣的影视作品所展示的，打工族住着豪宅，生意人天天谈情说爱。导演陈正道说片中涉及的行业，是“真正收集得到资料”的行业，意思是拒绝悬浮。比如李纯演的餐厅老板，被MCN公司看上，差一点走上毒舌探店的美食博主之路，对“流量为王”的时代隐疾不乏讥讽；王菊演的影视制作人，张含韵演的广告人，也都有不少行业秘辛与日常细节。

说是呈现独立女性群像，剧作倒也没有予人那种大女主戏的爽感，而是刻画她们在职场屡屡遭遇的尴尬困境，或开餐厅受挫，或因怀孕事业受阻，或在谈判路上一波三折。不管是摔坏了脖子，还是浑身过敏，皆在暗喻她们生

病了。病的也不止她们，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说，每个时代都有其占据主流的疾病，二十一世纪是各种精神疾病，如抑郁症、边缘性人格障碍、疲劳综合征，让人类面对源于自身系统内部的问题。在他看来，每个人同时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以此来打量《爱很美味》里的男性，虽然大多是功能性人物，但也无时无刻不在展示与女性生命不同的另一面：刻板、焦虑，以及盲目自信，他们才是病得不轻。

Girls help girls 在此有了新的故事讲述。《爱很美味》呈现的女性不同特质，一面强悍、一面温柔、一面剔透，唯有回到三人世界里，聚合起来，顿时腿不疼了，脚不酸了，颈椎病也治好了。这样的疗愈方式，男性只有旁观的份儿。

长风新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钱眼识人

郑秀文的演技段位

当然要恭喜香港天后郑秀文提名十次终于扬眉吐气地从爱她的好友刘德华手中接过宝座，成为中国香港金像奖影后，一时间不管是她的死忠歌迷、影迷，但凡对香港娱乐圈有所了解的，大概都会感同身受这份来之不易、不容易的喜悦。在此之前，导演杜琪峰骂也骂过了，郑秀文遭遇过的劲敌从张艾嘉到杨千嬅，从张曼玉再到章子怡，无不功名成就，与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渐行渐远，只有这个昵称“三米”，年过半百的精瘦女子，还以硬净心气去拼去搏。在颁奖礼上，她提名的电影名是《流水落花》，她兴起还唱了一段名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落花的隐喻是韶华已逝，而郑秀文偏要改写为扎根为果。冲这一点来看，本届香港金像奖没有郑秀文就没有看头，两者双向奔赴为衰微的港片挽尊了。

围绕郑秀文与金像奖的爱恨交缠，恐怕最核心的讨论就是郑秀文的演技到底怎么样，她在港产影后中的段位是什么？

至少对于我来讲真实的回答就是，就在港产女演员的阵营里，她的天资与产出的成果也不过是中人、中段位。她能够成为今时今日的影后，其实是附加了不少的情感分、恩义分。恩情的部分就不说了，个中渊源实在有点复杂，折射了香港电影人的尴尬与倔强。就事论事，客观去讲新晋影后的演技，其实是需要有一点得罪人的勇气的。

香港好戏的女演员绝少学院派，主要有两个类型，一个类型是天资与悟性极好，颜值本身就是演技的一部分，就好比梁朝伟的眼睛，哪怕对着马桶发呆，你也感觉他好像有很多情绪，张柏芝、袁咏仪以及从宝岛台湾中途杀过来的舒淇都是这样的，郑秀文跟她们比，型当然是型，可也看得出人工包装的味道有点重，灵气自然也就欠奉了；另一类则是在片场剧组里摸爬滚打，熬过大夜，被导演骂过折磨过，突然打通任督二脉，爆发式成长的影后，那张曼玉就是这样的天花板存在，还有大家熟悉的惠英红就是这样。极个别的影后属于善于藏拙，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逮着特别适合自己的角色干一票奖杯就潇洒玩儿去的，比如叶童、李丽珍等等。从类别来看，郑秀文是第二类，走的是奋斗努力挂。很多人说她从歌手刚一转型就提名最佳新人奖，很快就提名影后，有一年甚至有“五进三”的威水提名史，但为何全部落空呢，说到底一个是对手太强，《孤男寡女》输给《花样年华》的张曼玉太正常了，后者可是国外某电影杂志评价的世纪十佳影片啊，然后继续输给张艾嘉、章子怡等，也都说得过去。最关键的其实是，她状态最好的角色上限已经出现过了，就是跟杜琪峰的合作，导演特别能够发掘她身上孤独、疏离、敏感又有点神经质的魅力，但是你要深掘下去会发现，人物还是缺一些弦外之音，角色内核依然是都市爱情的套路，让郑秀文去表现一个城市一群人的流转是很难的，因为她的星途和舞台太过于活色生香，是在平民生活之上的。而最近几年的作品，《花椒之味》还有《流水落花》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去塑造平民女性的角色，后面那部我没看，就《花椒》来谈表演还是看得出来吃力、刻意，有些为难百变天后了。

同为顶尖歌手的梅艳芳演技是超过郑秀文的，是因为她来自于烽烟滚滚的市井江湖，不用演胭脂扣，她就是，要不然怎么差一点就演了阮玲玉呢。

郑秀文好的地方在于坚持与交足作业，但是遗憾欠缺的是，下一站天后与天后之间是无情也动人的烟火气。

钱德勒
媒体人

